

# 忘不了您，敬爱的老厂长！

## ——纪念徐桑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文/许朋乐

件事就是把住上影的大门。所谓把门就是从源头上确保创作队伍的专业性和创造力。他说，那时，上影厂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喜欢电影的年轻人把它看成神秘的艺术殿堂，梦寐以求希望加入上影的创作队伍。许多有门道有关系的人，托人打招呼、说情想进上影，其中有老领导老战友的孩子。老厂长铁面无私，一概拒绝，他恪守的底线是：“上影是拍电影的，没有学过电影、干过电影，来干啥呢？”这句话，铿锵有力，一下子就将我的那点“怨气”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想，若不是落实政策，我压根就进不了上影这扇门。

老厂长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根据我的了解，从1978年到1982年，上影主创队伍中没有增加一名非电影专业背景的人员，上影这扇门被关得紧紧的。直到1982年，当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七位上海籍学生面临毕业分派时，老厂长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打开了大门，指示人事部门一个不拉地将他们全都招进上影，还为他们配好老师，创造机会引导并帮助他们快速成熟成才。经过一番磨炼，张建业、江海洋、彭小莲都成了上影创作的中坚力量，逐步担起了上影创作生产的重担，形成了老中青梯次团队的构建。

老厂长为上影把把关守门，绝非凡间门户、单打独斗。对好的剧本、对优秀人才、对电影同行，上影始终满腔热情、开门迎客。那些年，不仅张贤亮、鲁彦周、李準、白桦、叶楠这些与上影有渊源的名作家可以自由进出上影，创作剧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作者也用富有时代特色、散发生活气息、集聚正能量的剧本走进上影的大门，在前辈和领导的悉心指导下，打磨好他们的作品，最终搬上了银幕。其中，江西九江的毕必成怀揣《庐山恋》的创作构思走进了上影，山东平度的农民辛显令捧着《喜盈门》的初稿来了，来自山东威海的业余作者袁学强带着浓泥土气的《咱们的牛百岁》剧本来了，来自福建的教师吴建新带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泉水叮咚》来了，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王胜荣也带来了反映校园生活的《闪光的彩球》剧本。这帮清一色的年轻人走进了上影的大门，既充实了上影的创作实力，也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上影成就他们的梦想，他们不仅成了专业创作者，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话剧编创出身的毕必成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了二十部电影剧本，其中搬上银幕的有十多部。辛显令成了当地宣传部的领导，袁学强担任了威海市的文联主席，吴建新成为福建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导，王胜荣则转战北京，在儿影厂、北影厂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忘不了在上影迈出的第一步，一辈子都感谢上影，感谢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老厂长。

说到老厂长“铁面无私”，我还得提起一件刻骨铭心的事。1984年，经过多方考核，我被提拔为《上影画报》编辑部副主任。那时，每年有全厂职工总数百分之三、表现突出的员工可以晋级加薪。恰巧1984年，我有幸入选了。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加薪名单。那天，参加画报编委会选题会的副厂长韩尚义悄悄地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我自然十分兴奋，虽然一级工资才六元钱，但那份荣誉是超值的。谁料数天后，食堂里公布的本年度加薪名单的大红喜报上，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疑惑沮丧，不明就里，闷闷不乐地找到韩尚义副厂长。他一听也觉得蹊跷，一边安慰我，一边就去找党委书记丁一。没多久，他回来了，告诉我，这份名单最后要厂长签字后才能张榜公布。没想到老厂长签字时，权衡片刻，就果断地将我的名字划掉了。他对丁一说，“许朋乐年纪还很轻，不能升官又发脾气。刚提拔，又加薪，不合适”。丁一书记知道他和我的关系，自然也十分赞赏他的做法。可我却一肚子委屈。多少年后，我向他提及此事，他看了我一眼，笑笑，“还有这事？如果有，也是好事。年轻人嘛，要经得起考验。尤其当了领导后，千万不能什么事都

想着自己，和群众争名夺利。工作干好了，群众看在眼里，该是你的都会给你。”这句叮嘱我的话，其实就是他一生对待名利的态度。我一字不漏地收藏了。一辈子，我心灵深处都竖着老厂长送我的这面明镜。

我在老厂长手下工作了七年，耳濡目染的一切告诉我，老厂长确实威严，但是在所有上影人的心目中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的广泛的敬重和爱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有党性无私心、讲原则守底线、敢担当乐奉献，一身正气、胸怀坦白、不骄不躁、淡泊名利。有人说他“人贵语迟，水缓流急”。遇事从不轻易表态，说出口的话也不会随意改变，表面的淡定似乎掩盖了内心的真情和激情。他把理想追求、家国情怀，都融化在电影事业中、倾注于上影和上影人。他从延安鲁艺一路走来，经受了抗敌演剧队战火中“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锤炼，又在上海电影界领导岗位上历练数十年，他丰富的阅历和厚重的积淀，形成了他非常成熟的政治站位、思想境界、工作经验、艺术造诣和领导艺术，造就他把成规衍变成推动上海电影事业快速发展的威力。

我曾经将桑楚厂长主政上影时拍摄的经典影片做了梳理并缀连了片名：巴山夜雨芙蓉镇，小街日出喜盈门，邮缘传奇天云山，大桥下牧马人，泉水叮咚庐山恋，奴隶将军退伍兵，南昌起义啊摇篮，城南旧事人鬼情，高山花环迎曙光。这些观众喜爱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风格独特，充分展现了上影人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注和高水平的创造力，赓续了上海电影的传统，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的高度。然而，这些影片的字母表上，从来没有留下过徐桑楚的名字。

老厂长是位不愿显山露水、抛头露脸的人。他满脑子就是剧本、就是创作，就是出好作品。他花在剧本上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从选题到看剧本、审剧本，一本本一遍遍，不厌其烦。他说剧本是电影厂的生命线，手中有了好本子，心里就踏实了，一部好电影，必然先得有个好本子。他上任后立马恢复文学部，组织专门队伍从事剧本策划和创作；成立艺委会，集中优质力量对剧本进行“锻造”；他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改编，与全国各地的作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了好本子，还得选好适合它的好导演。他重才爱才，充分尊重和信任文革后复出的老艺术家，全力支持他们重新披挂上阵。沈浮、吴永刚、汤晓丹、桑弧、谢晋、徐苏东、白沉、黄祖模等老导演宝刀不老，都奉献了精品力作；他坚持新老交替传帮带，大胆使用中青年，吴贻弓、赵焕章、黄蜀芹、于本正、石晓华、杨廷晋等脱颖而出，成了上影的创作骨干。他常说，事业的发展，薪火相传不能断链，好的传统、好的作风，不能丢。他十分注重建章立制，强调创作生产流程的规范和工艺的精细，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尤其是那本内容详尽、要求严细的生产手册，直到今天依然是投资人和制片人的工作向导。他虽然不懂技术，但对电影技术非常重视，开创性地设立了“三总制”，放手总摄影师、总美术师、总录音师三驾马车联手工作，确保影片的技术质量保持高水平的层次，为好作品的不断涌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老厂长对人才不仅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生活上也予以最大程度的关爱。那些年，他严格控制支出，降低成本，省吃俭用，积攒了足够的资金，先后在大木桥和斜土路两块上影的土地上建造了“小白楼”和“上影公寓”，一下子解决了数百人的住房上影的主创人员几乎都告别了筒楼陋屋，消除了后顾之忧。老厂长的惠民之举，功德无量，至今仍任在上影人中广为传颂。老厂长身上积聚了上影的传统和作风。他身体力行，为上影垒起了一座丰碑，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是站在银幕后面的巨擘，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为上影集团原副总裁)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我，许可》： 愿每一位女性都活得漂亮！

■ 文/周夏

继《小小的我》之后，编剧游晓颖、导演杨荔钠、制片人尹露这三位女性电影人再次合作，联手打造了一部以Z世代00后女性为第一主角的先锋女性电影。从片名就可知，“许可”既是名字，也是动词，而“我”则高调宣示了对自我全方位的主权，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工作还是生活，都表达了新一代年轻女性积极、自信、洒脱的生活态度。影片非常勇敢地揭开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启齿的尴尬和隐伤，敞亮地表明“做自己”的主体性，鼓励女性去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看时又兴奋又感动，这千年的游戏规则真得要改一改了。

### 破除：陈腐的父权文化

影片其实讲了一件非常小却经历了很多波折的事。那就是文淇饰演的小学老师许可长了子宫息肉，但是因为还没有经历过性生活，为了保护所谓的“处女膜”经历了种种手术阻碍，同时也闹出了很多笑话。许可的“三观”非常正，有一个非常强大、独立、完整的自我。她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强烈要求做手术，完全没有“处女文化”的心理负担，因为她完全清楚处女膜就是男权文化制造出来的伪词汇，并正视自身正常的生理欲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主动“破处”，这比文淇九年前参演的《嘉年华》中偷偷修复处女膜的莉莉不知道要进步多少倍。“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和哪吃那句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有一样的豪情。

至于一直保持单，也是建立在对自我的清醒认知之上。在与闺蜜的交流中，她自言没有做好与他人分享生活的准备，目前正处在自我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的阶段，上班时就像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放假时就四处旅游探索新世界，活得充实自在，特别通透，毫不内耗，毫不纠结。“我”已然觉醒，但是我的外部环境，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还处在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矛盾，也成为影片内在的叙事动力。

70后妈妈代表着家庭女性的传统观念，她的台词熟悉地就像我们身边人常说的话。比如她还是把这层膜放在在女儿的健康之前，并没有真正关心女儿的心理需求：“你结婚生个孩子再喂喂奶，自然就好了。”比如在水表管破裂之时，明明她和女儿两个人都在，她还是焦急地嘟囔着“家里也没有个人”，这个“人”当然指的是男人。怪不得许可无奈发问：“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吗？为啥我割个息肉，还那么费劲？”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是女性被规训的传统观念却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在求医做手术的过程中，许可先后遇到了五个医生：白容饰演的男大夫、资深女专家、私立医院的外籍男医生、开小诊所的大姨、年轻的孙主任。被医闹闹怕了的妇科男大夫理性规范，按章办事，要求许可必须签署家属同意书才能做手术。经验丰富的年长女大夫把冰冷的鸭嘴钳伸入许可体内，边检查边给实习生示范讲解，对许可的痛感毫无同情之心，冷漠回绝。私立医院很人性化但太贵，小姨简陋的小诊所又吓跑了想私了的许可。直到最后遇到了温柔可亲、善解人意的孙主任，她不仅马上为许

可安排了手术，并在检查时安慰她：“痛了是可以哭的，不用非得笑。”影片结局当然是一个Happy Ending，做手术时，许可终于松了一口气，感叹了一句：“几分钟的事，为什么这么漫长啊？”

影片塞入的女性议题非常多：处女文化、月经羞耻、性羞耻、疼痛羞耻、身材焦虑、性骚扰等等，但都被巧妙地编织在情节叙事中了，并没有感觉到生硬、不自然。主创以许可为中心构建了多边形的人物关系：母女关系、职场关系、师生关系、闺蜜关系、医患关系等等，通过丰富的多场景转换描画出当代女性真实生动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她们所在的看似包容却不易察觉的性别困境，透示出这些奇怪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父权潜规则，并通过相对轻盈、快节奏的轻喜剧形式稀释了这些话题的沉重性，让观众在笑声中得以反思和治愈。

许可在医院偶遇来妇科看病的学生黄薇，就是这个带头把卫生巾放到教室盒子内的女生竟然为了减肥而错吃堕胎药被送到医院急救。幸亏她遇到了好老师许可，带着她一起缓解了青春期身体发育所带来的种种焦虑和迷茫，在攀岩中重拾自信。许可，不就是《好东西》中时信传递正能量、关心学生的同款小学老师嘛！

影片引发的另一个争议：是不是太直白了？其实，这在影片中提前给予了回应。暑假期间，喜欢画画的许可通过绘本漫画的形式为小学生的生理卫生课备课，直接采用了医学名词标注人体的生理器官，妈妈、还有闺蜜都发起了质疑：“这是不是太直白了？……面对小学生，是不是应该萌一点、可爱一点？”但这是特立独行的许可认为就应该直面，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身体的知情权，不需躲闪，不需遮掩，不需隐瞒，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给学生普及健康清晰的生理卫生常识。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创作的初衷。

### 构建：理想的母女共同体

不破不立，该片一方面在使劲地破除陈旧的父权文化，一方面又在构建着理想美好的母系生活。影片另一个主角就是许可的妈妈胡春蓉。喜剧的笑点大部分都来自母女之间日常相处中的矛盾、误会，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错位和激烈碰撞。笑声中，我们感知到两代女性的活法如此不同：母亲没有多少文法，她爱唠叨、抱怨、指责，毫无边界感，生活中勤俭节约，还有点怯懦、自卑，与女儿的勇敢、独立、阳光、自由、热爱生活并享受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母亲受委屈的时候，永远为她出头的还是许可，这就是相爱相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

与许可求医之路的叙事线并行的是胡春蓉在大城市的谋生求职之路。她在饭店打过工，又到别墅区做住家保姆，后来又做了在街头散发传单的“悦己”宣传员。虽然她的观念里还深藏着封建糟粕的内化，满身毛病，爱听“霸总”小说，遇事总是和稀泥，自我价值感严重缺失，落伍于这个时代。但是这一次的勇敢出走，她充满着主体行动力，爆发了蓬勃的生命活力。这么多年，因为“无花果之死”，胡春蓉第一次离家出走，这看似是小事，实则暴露了她在家庭中几

十年的隐忍和退让。而这一次的抛家弃夫、投奔女儿、谋求工作，虽然有波折，但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迎来了自己的新生。结尾，当丈夫打来电话求和，胡春蓉却平静地说出“分手吧”，这也是女儿许可给予她的勇气和底气。父亲在片中永远是隐身的，只有一个声音的存在，最终，跟不上时代的“父亲”被时代抛弃了。

影片充满着善意，设计了许可的知心闺蜜，也就是李雪琴饰演的图书编辑伞伞。她理性平和，情绪稳定，不仅为吐槽母亲的许可提供了释放出口，也充当了许可和胡春蓉这对母女之间的调停者，为不堪骚扰的许可出谋划策。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伞伞提醒许可：“你好像所有的愤怒都是冲着你妈去的，但很少听你抱怨父亲，为什么呀？……与其争执，不如让她去融入你的生活。”自此，许可尝试把母亲带入她的生活，带她去路边摊吃烧烤，带她去夜场玩蹦迪。于是，她看到了一个不一样、悄然发生变化、散发着光彩的妈妈。胡春蓉在夜场接过摇滚歌手的话筒，欢乐地唱起三毛作词的歌曲《梦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啊一颗种子，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这也感染着现场的许可，妈妈曾经也是一个有梦的青春少女啊！

夜间，母女俩促膝。许可第一次端详着妈妈，用自己看过的自然风景形容妈妈的五官，高挺的鼻子像越南溶洞里的钟乳石、眼睛散发的光芒像银河的极光、耳朵像三亚海边的小贝壳、嘴巴像沙漠里的月牙泉……这美丽的比喻马上让我联想起《好东西》中用女儿猜到的美妙的大自然声响对妈妈日常家务劳动所做的礼赞。许可表达了对妈妈的欣赏，胡春蓉也给予了女儿充分的肯定：“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自此，二人放下对抗，达成了和解。

女儿用实际行动对妈妈进行了反向教育，带着妈妈活成了新一代女性。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理解了妈妈，重新认识了妈妈，欣赏、感恩甚至心怀愧疚，所以地为节俭的妈妈买了崭新的内衣，在吃炸鸡翅的滋味里品尝到了妈妈曾经的辛酸。妈妈同样开始学会审视自己，重拾自我，扔掉了一箱子的旧衣服。母女二人彼此看见，互相影响。很感动，《春潮》里紧张对抗、彼此怨恨的母女关系终于在《我，许可》里解冻、冰雪消融，拥抱温暖。

在打工姐妹的戏剧工作坊排练中，胡春蓉在舞台上深情独白，千丝万缕、五颜六色的毛线从四面八方缠绕着她，牵扯着她，用“毛线”象征着女性被家庭责任捆绑、羁绊的状态是片中话剧编导、也是电影编导的艺术创作，这段戏中戏也为打工姐妹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在舞台下看妈妈演出的许可也意外得知了一个秘密：妈妈曾经因为自己放弃了电大，放弃了追求自我、提升自我的可能。在她追问妈妈事实真相时，胡春蓉却回答这是艺术的再加工，而她此时的心愿是：“我只希望我的女儿活得比我漂亮”。所以，在许可的梦里，她才会对童年的胡春蓉大声喊出：“你的生活里可以没有我……祝你的未来，一切都漂亮！”这也是影片想对每一位女性所说的话：“愿你们都活得漂亮！”